

# 俄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 《伊戈尔远征记》<sup>\*</sup>

刘文飞

---

**【摘要】**古代罗斯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自1790年代被发现以来，其真伪一直引起俄国境内外学者的激烈争论，持续的争论不仅促成了一门“远征记学”，也扩大了俄国古代文学的世界影响。《伊戈尔远征记》作为俄国文学中的“元文本”和“源文本”，对它之后的俄国历代文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几乎所有后代俄国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这部史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再通过文学扩散、辐射至文化和艺术的其他领域，更使得这部古代罗斯的文学经典成了俄国文化中的不朽丰碑。在俄国文学和文化的语境中看待这部12世纪的英雄史诗，可以归纳出它与俄国文学相伴相生的历史，评估它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伊戈尔远征记》 俄国文学 古代罗斯 远征记学

**【作者简介】**刘文飞，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I5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012 - 0095 - 16

---

## 一、《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过程和真伪之争

俄国中古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关于《伊戈尔远征记》被发现的最早书面报道，见于德国汉堡《北方观察家》(Spectateur du Nord)杂志1797年10月号，该报道称“两年前”

---

<sup>\*</sup>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17ZDA283)的阶段性成果。

在俄国发现了一部题为《伊戈尔武士之歌》的史诗，足以媲美爱尔兰的莪相诗作。俄国学者后来探明，这部文稿的发现时间可能更早一些，时在1791年8月。<sup>①</sup>《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者是穆辛-普希金（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син-Пушкин，1744—1817），他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救主变容修道院获得这部史诗的一份16世纪抄本，后邀几位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一同对原稿进行整理和翻译，并于1800年由莫斯科正教院印刷所正式出版这部史诗，当时题为《勇敢的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征讨波洛维茨人史歌》（Ироическая песнь о походе на половцев удельного князя Новгорода-Северского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伊戈尔远征记》作于1185—1187年，其写作时间是这样确定的：史诗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伊戈尔公的远征——在多部史书中均有记载，发生在1185年；诗中提到一位当时还健在的历史人物，即伊戈尔的岳父、加里奇公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Ярослав Осмомысл）卒于1187年。

《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可谓恰逢其时。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俄国距彼得大帝实施改革已近一个世纪，彼得大帝设定的让俄国追赶西欧列强的宏伟蓝图已基本实现。1762年即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同样雄心勃勃，试图将俄国打造成欧洲乃至全球最强大的帝国。这位嫁来德国的公主在成为俄国女皇后，始终不忘让俄国在各个方面向西欧列强看齐，其中也包括文化上的比肩。为此，她以“开明君主”自居，在俄国展开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她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通信，曾邀狄德罗于1773年访俄，她创办文学期刊，并亲自写作文学作品，还为俄国的图书出版业奠定基础。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发掘俄国古代文献并以此彰显古代罗斯文明之辉煌和久远，为俄国的强国身份寻觅历史佐证，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项“文化国策”。叶卡捷琳娜女皇甚至专门颁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资料。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穆辛-普希金开始了他的收藏家生涯。《伊戈尔远征记》最终被穆辛-普希金发现，同样并非偶然。穆辛-普希金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古董爱好者，而是身居诸多要职的文化活动家，是半官方的收藏家。他生于贵族家庭，1772年自军中退伍后游历西欧诸国，1775年回国后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各种古籍，逐渐网罗到一些珍贵的古籍和文献，其中就包括多部古代罗斯编年史和彼得大帝的档案。叶卡捷琳娜女皇获悉穆辛-普希金的收藏活动后表示赞赏，她不仅把自己的一些收藏“赏赐”给他，还于1791年7月26日正式任命他为正教院事务大臣（обер-прокурор Синода），

<sup>①</sup> 参见 Головенченко Ф. М.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Издание МПШ, 1955. С. 7。

并颁旨让俄国各地的教会和修道院等机构向他提供古籍和手稿。穆辛-普希金在获得这一得天独厚的收藏便利后,其收藏日益丰厚,在三年后的1793年便已藏有1725份文献,《伊戈尔远征记》便是其中之一。《伊戈尔远征记》被发现后,穆辛-普希金在1792—1796年做成一份抄本,呈送叶卡捷琳娜,这份被保存至今的抄本称“叶卡捷琳娜抄本”(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ая копия)。部分地由于对俄国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穆辛-普希金于1789年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794年起担任俄国艺术科学院主席。1797年退休后,穆辛-普希金定居莫斯科,把他丰富的收藏也全部转移至莫斯科。然而,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引发的莫斯科大火中,穆辛-普希金的所有收藏悉数被焚,其中也包括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修道院找到的那份《伊戈尔远征记》抄本。

穆辛-普希金当初发现的《伊戈尔远征记》并非原稿,而是16世纪的抄本,而这唯一的抄本又在莫斯科大火中化为灰烬,仅余“叶卡捷琳娜抄本”和1800年初版本。如此一来,这部古代史诗的真实性便在俄国境内外引起很多人怀疑。在其出版后不久,有人就认为这是一部后世伪作,甚至认为作伪者就是穆辛-普希金及其周围的人。《伊戈尔远征记》的真伪问题,从此便像莎士比亚一些剧作的真伪、爱尔兰诗人莪相是否存在、曹雪芹《红楼梦》后四十回由何人续作等问题一样,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疑案之一。

1801年,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施勒策尔(August Schlözer)从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处获悉《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他起先有疑,后被卡拉姆津说服,于是在德国撰文介绍此书。《伊戈尔远征记》的第一位外国译者是波兰诗人戈德布斯基(Cyprian Godebski),但他在1804—1806年将《伊戈尔远征记》译成波兰语时,却认为这是一部拟古之作。这一时期,关于这部史诗的真伪问题,俄国本国学者也各持己见,比如莫斯科大学教授卡切诺夫斯基(М. Каченовский)视其为伪作,莫斯科大学的另一位学者卡拉伊多维奇(П. Калайдович)则对卡切诺夫斯基的意见做出反驳。普希金1832年9月27日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反对卡切诺夫斯基的看法,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真实无疑。1836年,普希金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写作专文论述《伊戈尔远征记》(最终未能写完),他在这篇题为《伊戈尔远征歌》的文章中从一位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认为这部史诗中的“古风”(дух древности)是无法仿造的,他还用“排除法”说明,当时的俄国诗人中无人能“伪造”出这样一部天才之作:

一些作家怀疑我们这部古代诗歌经典的真实性,他们挑起激烈争论。幸运的伪造能让外行陷入迷惑,却无法遮挡真正内行的目光。沃波尔没有受骗,当查莱顿把老修士罗利的诗寄给他看的时候。约翰逊也立

即揭穿了麦克芬森声称“发现”的莪相诗作。但是，无论是卡拉姆津和叶尔莫拉耶夫，还是沃斯托科夫和霍达科夫斯基，均从未怀疑过《伊戈尔远征歌》的真实性。伟大的怀疑论者施勒策尔在没看到《伊戈尔远征歌》时曾怀疑其真实性，但在读了这部长诗后却坚定地宣布这是一部地道的古代作品，甚至认为不需任何旁证，他认定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实！

不需其他旁证，只需有诗人本人的话语。完全无法伪造的古代气息，便证明了这部诗歌自身的真实性。在我们18世纪的作家中，谁有足够的天赋能做到这一点呢？卡拉姆津吗？可卡拉姆津不是诗人。杰尔查文吗？可杰尔查文连俄语都不懂，更遑论《伊戈尔远征歌》的语言。其余的诗人加在一起，也想象不出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关于搏战和逃亡的描写中所饱含的丰富诗意。谁会突发奇想，要将一位无名王公的不成功征战当作诗歌的描写对象呢？谁能如此巧妙地用那些词语来描述其诗作中的某些片段呢？这些词语后来在古代编年史中再次出现，或者说在其他斯拉夫语言中又被发现，这些词语在那些语言中依然得到鲜活的使用。这似乎预先决定了诸斯拉夫语言的意义。我们假定他是掌握这些语言的，可这样的混成难道是自然的吗？……罗蒙诺索夫也不生活在12世纪。罗蒙诺索夫的颂诗用俄语写成，其中也含有一些他从他爱不释手的《圣经》里摘录的语句。但是，你们在罗蒙诺索夫那里也找不到波兰语、塞尔维亚语、伊利里安语、保加利亚语、摩尔达维亚语和其他斯拉夫语的词汇。<sup>①</sup>

应该说，普希金的观点很独特，也很有说服力：一部作品的历史韵味是很难仿造的，能仿造出如此杰作的人，自身一定是一位诗歌天才，他也不可能一直默默无闻。在普希金之后，许多俄国文学文化名家，如卡拉姆津、别林斯基、赫尔岑等，都表达过相近的看法，《伊戈尔远征记》的历史真实性因而在俄国得到广泛认可。1852年，另一部俄国古代文学经典《顿河彼岸之战》（Задонщина）被发现，并被整理出版，其中许多内容与《伊戈尔远征记》形成互证，质疑《伊戈尔远征记》真实性的声音从此大为降低。但是，此后百余年间，相关的学术争论仍此起彼伏，其中较有代表性也较有影响的有如下几种。

19世纪中期，波兰裔俄国出版家森科夫斯基（О. Сенковский）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系基辅神学院一位毕业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伪作。1890年代，法国斯拉夫学者路易·莱热（Louis Léger）认为《伊戈尔远征记》是

<sup>①</sup> Пушкин А.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Т. 6.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62. С. 421–422.

在稍后发现的《顿河彼岸之战》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但认为其创作时间可能较早，在14—15世纪；另一位法国斯拉夫学家安德烈·马松（André Mazon）1940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专著，认定这部史诗就是穆辛—普希金等人同时依据莪相诗作和《顿河彼岸之战》伪作而成，目的是为叶卡捷琳娜1780年代的南俄扩张政策提供历史依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时期，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真伪问题的学术探讨开始染上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而言，苏联境外的斯拉夫学者多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系伪作，而苏联境内学者则多捍卫其真实性。德奥斯拉夫学者亨德勒（M. Hendler）等人在20世纪70—90年代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就是卡拉姆津。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基南（E. Keenan）则认为，这部史诗出自被誉为“斯拉夫学之父”的捷克学者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y）之手，因为多布罗夫斯基1792年到过俄国，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古籍，被基南用作证据的是《伊戈尔远征记》中出现的许多捷克语和拉丁语词。为应对这场“学术冷战”，苏联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写出一系列反驳文章，涌现出许多杰出学者，如阿德里安诺娃—佩列特茨（В. Адрианова-Перетц）、古济（Н. Гудзий）、雷巴科夫（Б. Рыбаков）、卢里耶（Я. Лурье）、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ев）和洛特曼（Ю. Лотман）等。1962年，苏联学者联袂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论文集，题为《12世纪的典籍〈伊戈尔远征记〉》。<sup>①</sup>当然，学术毕竟时常“超越街垒”（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帕斯捷尔纳克语）。在苏联境内，也一直有学者质疑《伊戈尔远征记》的古籍身份，如苏联历史学家济明（А. Зимин）就坚持己见，认为《伊戈尔远征记》是伪作。济明的著作长期无法面世，在他死后20余年的2006年才得以公开出版。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和阿赫马托娃的儿子、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Л. Гумилев）虽不否定《伊戈尔远征记》是一部古代真作，但认为其成书于13世纪，是一部隐喻之作，其中的波洛维茨人影射蒙古人、伊戈尔影射涅夫斯基。反过来，在苏联境外也有捍卫《伊戈尔远征记》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流亡美国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Р. Якобсон），针对安德烈·马松等人的观点，雅各布森在他194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提出反驳，他主要从《伊戈尔远征记》的语言和诗学风格角度展开论证：“尽管这位学者（指安德烈·马松——引注）立论大胆，但结论却很残酷：一方面，《伊戈尔远征记》中没有任何成分能让人去质疑（或至少是猜疑）这是一部创作于12世纪、抄写于16世纪的作品；另一方面，这个文本又含有大量不可能出现在稍后文本中的特征，最为重要的是，

<sup>①</sup> Отв. ред.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 памятник XII века. М.—Л.: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62.

18世纪那些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知悉此类特征。”<sup>①</sup>寻着雅各布森的路径，俄国当代语言学家扎里兹尼亚克（А. Зализняк）也从语言学甚至语法学、词汇学等角度论证《伊戈尔远征记》的历史属性，在《〈伊戈尔远征记〉：一位语言学家的观点》一书中，<sup>②</sup>他通过对作品中名词的数、动词的时态、方言、正字法、作为后附词的代词等方面的细致分析，指出在16—18世纪不可能出现对古俄语有如此精深之了解的学人，因为古俄语在当时已不再被广泛使用，而当时的古文字学还很不发达，换句话说，一位16—18世纪的人难以具备如此全面、精深的史学知识和古文字能力，使他有能力仿写出这部杰作。关于《伊戈尔远征记》之真伪的争论，中国学者较少直接参与，而大多接受苏联时期俄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结论，即认为这是一部确凿的古代罗斯文学经典。

如今，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真伪问题的争论已不再热烈，尽管探讨仍在持续，济明和扎里兹尼亚克的著作均出版于21世纪，这就构成一个证明。这场延续200余年的学术争论，无论对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自身还是对于整个俄国文学和文化而言，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被发现之日起，《伊戈尔远征记》就引起人们非同寻常的关注，像被置于聚光灯下、显微镜前，它所受到的细读、剖析和阐释因而就格外地多。“许多著名文学家、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研究过《远征记》。直到目前，《远征记》已经形成一种专门学问，专门的论文不断涌现。我们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有所谓‘红学’之称，而目前就苏联对《远征记》研究所形成的势态来看，我们不妨说已经出现了‘远征记学’。”<sup>③</sup>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争论，又使得俄国境内外的学者把更多目光投向古代罗斯及其文学和文化。在《伊戈尔远征记》被发现的年代，俄国人对其历史文化还知之不多，伴随着这部史诗所引起的“寻古热”和“识古潮”，俄国的古代史、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也得到巨大提升。在俄国境外，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学术争论也在客观上极大地扩大了俄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国际影响，许多研究《伊戈尔远征记》的国外学者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斯拉夫学者，比如较早对《伊戈尔远征记》提出质疑的法国学者莱热就被视为法国斯拉夫学的奠

① 参见 Головенченко Ф. М.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Издание МГПИ, 1955. С. 471。

② Зализняк А. 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згляд лингвиста.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③ 魏荒弩 《〈伊戈尔远征记〉漫笔》，[俄]佚名 《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基人之一。关于一部文学作品的争论和阐释居然成了俄国文学史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伊戈尔远征记》也因此被视为俄国历史中一座真正的文化纪念碑。

## 二、《伊戈尔远征记》的现代翻译和阐释

被发现的《伊戈尔远征记》系古俄语抄本,原抄本上没有标点符号,字母间距大致相同,抄本中的诗句也不分行,这给断词、断句都带来困难。由于抄本完成年代与原作创作年代已相隔数世纪,抄写者对所抄作品的文字可能存在某些理解和辨识障碍,抄本中的各种错误也在所难免。如此一来,对《伊戈尔远征记》的解读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解谜和破译,而穆辛-普希金印行的1800年版本就严格意义而言也是一个译本。在此之后,将《伊戈尔远征记》译为现代俄语,就成了历代俄国学者和诗人竞相一试身手的契机。时至1968年,作家楚科夫斯基(К. Чуковский)在一篇题为《过往和现今的译本》的文章中写道“《伊戈尔远征记》已被44次或45次译成俄语,每一次都方式不同。这44种或45种译本中的每一种均反映了各具特色的译者个性,也反映了译本产生的时代,因为每位译者均把那些构成当时现实美学之基础的因素带入其版本。”<sup>①</sup>在楚科夫斯基此言之后50余年间,《伊戈尔远征记》的古译今版本仍不断涌现,总数早已过百。俄罗斯一家专业网站共收入并展示了《伊戈尔远征记》的200多种版本,其中校勘本10种,现代俄语译本107种,外语译本116种。在外语译本中,法、英、德语最多,分别为9、7、6种;汉语译本也被收入,即李锡胤译本(但在该网站中,中译者却被错误地标为魏荒弩)。<sup>②</sup>如此之多译本的存在,构成了世界文学翻译史中的一道奇观。

这些译本风格多样,有出自学者之手的“逐字逐句的释译”(дословн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也有出自诗人之手的“诗体改编”(поэтическая адаптация)。在《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史”中,最著名的译本有:茹科夫斯基(В. Жуковский)译本(1819年),迈科夫(А. Майков)译本(1870年),巴里蒙特(К. Бальмонт)译本(1930年),施托尔姆(Г. Штурм)译本(1934年),扎博洛茨基(Н. Заболоцкий)译本(1945年),施克里亚列夫斯基(И. Шкляревский)译本(1982年),利哈乔夫译本(1980年代),等等。总体说来,随着“远征记学”的发展,这

<sup>①</sup>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Переводы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 Сост. Л. И. Сазонов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800 лет.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387.

<sup>②</sup> 参见 <http://nevmenandr.net/slovo/>, 2022年5月10日。

部长诗的译文越来越追求准确。但是,《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毕竟是诗歌翻译,而诗歌翻译的“准确性”向来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诗歌翻译往往是二度创作,更何况《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过程是绵延的,不同时代的译本自然会试图吻合其所处时代的文学风尚,因此对于《伊戈尔远征记》的译本而言,“准确就成了一个变动的、辩证的概念……你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事先判断,在1980年或2003年什么样的译本将被认为是准确的。每个时代均会创建出其关于准确译本的概念”。<sup>①</sup>也就是说,《伊戈尔远征记》的每一种译本都是与时俱进的,都是译者个性和时代风格相互结合的产物。

《伊戈尔远征记》的译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学者译本和诗人译本,总体而言,学者译本更注重准确性和学术性,而诗人译本更注重形式感和诗意。这两类译本在遣词造句、诗歌格律等方面往往差异很大。比如《伊戈尔远征记》的两种汉译,就分别为这两种译法的典型体现。李锡胤先生的译本《伊戈尔出征记》直接译自古俄语,译者在《译注者前言》中声明:“这里基本上采用逐句对照翻译,但不是逐字翻译,因为我以为逐字翻译往往貌合神离,尤其是诗歌作品。”为尽量准确传达原文意义,译者用散文体译出全诗,并加了583条注释。在书名的翻译上,李译同样体现出其学术性“至于书名,现成的《伊戈尔远征记》也不坏。但是根据费奥多罗夫(В. Г. Федоров)少将考证,此次军事行动只是一次短期袭击,路程不过500俄里(合550公里)左右。比起更早的十字军东征或907年,941年,944年罗斯远征拜占庭来,规模小多了,路也近多了。……从这些考虑,我改译为《伊戈尔出征记》。”<sup>②</sup>魏荒弩先生译本则更注重作品诗性的再现,他的译本依据利哈乔夫的诗体译文译出,同时参照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版英译本。他的译作在1957年初版,1982年再版,之后他“从1995年5月至10月,对照原文,又作了一次认真校订,并反复诵读了多遍”。<sup>③</sup>魏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优秀诗人,经他反复打磨的《伊戈尔远征记》汉译的确很有诗意。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种中译的开头部分:

李锡胤译本:

弟兄们,且听我用从前熟悉的调子,来吟唱斯维亚特斯拉夫的公子——伊戈尔——出征的悲惨故事。

①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Переводы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 Сост. Л. И. Сазонов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800 лет.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395.

② 参见 [俄] 佚名 《伊戈尔出征记》,李锡胤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3页。

③ [俄] 佚名 《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我要讲的是真人真事，而不是依照博扬的构思。

魏荒弩译本：

弟兄们，我们是否应当  
用古老的曲调来咏唱  
伊戈尔——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远征的悲惨故事呢？  
应当把这一支歌儿唱起，  
但须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  
而不是按照鲍扬那样来构思。

当然，在《伊戈尔远征记》的诸多译作中也有例外，即学者的译作也充满诗性，而诗人的译作却注重学术性。在这一方面，最受关注的是利哈乔夫的译本和纳博科夫的英译本。作为作家和诗人的纳博科夫，却在他的《伊戈尔远征记》英译本中更追求准确性和学术性；而作为学者和院士的利哈乔夫，则在他的某些《伊戈尔远征记》译本中追求诗性和通俗性。利哈乔夫自193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包括《伊戈尔远征记》在内的俄国古代文学，他先后完成多种《伊戈尔远征记》译本，既有逐字译释的“科学院版”，也有面对普通读者的“儿童文学版”，并写下数十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是俄国境内外公认的《伊戈尔远征记》研究权威，如今俄国境外的《伊戈尔远征记》译者，大多选择利哈乔夫的译本为母本。而既是文学教授又是作家和诗人的纳博科夫，1940年代在美国大学讲授俄国文学时开始把《伊戈尔远征记》译成英文，他的译作于1960年正式出版。纳博科夫根据他对古俄文的解读，把全诗译成800多行，而不是大多数人“断句”成的500多行。纳博科夫在其《伊戈尔远征记》译本序言中称，他的翻译方式就是“为了内容而无情地牺牲形式”（ruthlessly sacrificed manner to matter），“试图给出一种逐字逐句的译本”（attempted to give a literal rendering of the text）。<sup>①</sup>他的这种翻译原则，后来在他译释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时又得到了更为坚决的贯彻。

《伊戈尔远征记》持续200多年之久的翻译过程，与关于其真实性的争论一样，极大地提升了这部作品受关注的程度，也极大地扩大了它的世界影响。这些出现在不同时期、由不同身份译者所完成的数百种译作琳琅满目，让人叹为观止。《伊戈尔远征记》就像一个永远年轻的新娘，走在长长的历史甬道上，任由两旁的译者给她披上一件又一件崭新的嫁衣。《伊戈尔远征记》又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持续不断地折射出不同文化时空中的斑斓景象。

<sup>①</sup> *The Song of Igor's Campaign: An Epic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rans.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p. 17.

每个时代的译本均呼应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气象，同时也记录下了文学风尚不断演进的轨迹；反过来，一部又一部《伊戈尔远征记》的现代译本往往也成为俄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推进剂、一个刺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文学自身的丰富和发展。《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史就是其阐释史，也就是俄国文学被阐释和被接受历史的一个缩影。

### 三、《伊戈尔远征记》的诗学特征和文学史意义

《伊戈尔远征记》横空出世，人们在就其真伪展开激烈争论的同时，也无不为其高度的文学性而发出赞叹。首先，这部史诗结构和谐，像交响乐一般既严谨又自如。整部作品除序诗和结尾外共分三个部分，分别描写伊戈尔不成功的远征、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团结召唤以及伊戈尔的最终逃脱。在描写伊戈尔征战的第一部分，作者从容不迫地叙述伊戈尔和兄弟、侄子等率领的部队会师，大军不顾日食凶兆毅然出征、首战告捷、露天宿营、大战三天后兵败被俘等场景。在这动人心魄的战争叙事之后，作品第二部分转为严肃苍凉的思古和抒怀，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做了一个梦，在对这场梦做出解析之后，他向四面八方的罗斯公国发出呼吁，即“含泪的金言”（золотое слово, со слезами смешанное），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敌入侵，重振罗斯往昔辉煌。第三部分像是抒情的慢板，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为丈夫及其军队而哭泣，这哭泣似乎感天动地，终使伊戈尔顺利逃脱敌营，在罗斯大地的迎接中返回祖国。整部作品的叙事从激烈壮阔的战争场景到沉静悠远的历史思考，再到乐观抒情的结局，既起伏跌宕，又浑然天成。自始至终，这部史诗都充满着悲喜的交加、明暗的对比、动静的结合和快慢的交替，其整体结构因而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表现力。一位俄国学者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的诗学结构原则就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之上，如俄罗斯人—波洛维茨人、人—自然、光明—黑暗、欢乐—悲伤、现在—过去、作者—鲍扬等。<sup>①</sup>其次，《伊戈尔远征记》体现出一种十分独特的调性。这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的史诗作品，但其中又渗透着作者高度个性化的抒情声音。《伊戈尔远征记》的佚名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无疑有其现实目的，但他作为一位诗人的抒情本能和“自我表现”也同样在作品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尤其是贯穿全诗的所谓“抒情插笔”（лирическо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更赋予整部作品以强烈的个性色彩，比如在描写伊戈尔远征时多次出现的那句深情感叹“啊，罗斯的大地已消失在山冈

<sup>①</sup> 参见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Поэтика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пушкинские тексты. М.: КомКнига, 2011。

的那一边!”由此,《伊戈尔远征记》就成了“历史故事”和“歌”的合成、个人情绪和族群意识的合成、政论的“金言”和抒情的“哭诉”的合成。美国一部俄国文学工具书中《伊戈尔远征记》词条的作者甚至认为,这部作品“并非一部史诗”(not an epic),而是一首“拉长的社会抒情诗”(an extended social lyric)。<sup>①</sup>最后,《伊戈尔远征记》体现出一套完备的诗歌表现手法和诗歌象征体系。这里既有固定修饰、复沓、排比、拟人等民间诗歌的常用手法,也有象征、组合隐喻和“作者闯入”等颇具“现代感”的诗歌表达手段。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Д.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在论及《伊戈尔远征记》时着重谈及这部作品的“现代性”:“长诗的风格没有丝毫的原始和野蛮。它惊人地、谜一般地充满现代感,充满精美形象的暗示和典故,复杂而又含有微妙的象征意味。这部长诗的新近研究者之一格鲁舍夫斯基教授正确地指出,只有在当今,在学校里长期获得关于现代诗歌的教育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感觉并理解《伊戈尔远征记》的各种诗歌手法。它过于现代,以至于即便是在1795年,也很难有人将它模仿。”<sup>②</sup>顺便提一句,俄国境外斯拉夫学者在质疑《伊戈尔远征记》的真实性时大多依据三大理由:一是原抄本的缺失,死无对证;二是其中的泛神论思想,即所谓“双重信仰”(двоеверие),与作品成书年代的教会统治和神学垄断构成反差;三是这部作品中高度复杂的修辞方式和诗学手段鲜见于同时代,乃至整个俄国古代文学。<sup>③</sup>其实,除这里的第一点外,另外两个质疑反而均可用来说明《伊戈尔远征记》作者高度的艺术个性和诗歌天赋。

《伊戈尔远征记》是一部文学成品、一部文学精品,它构成俄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座独门独院(особняк),或曰一个特例。与此同时,这部作品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又说明它的创作时间正处于俄国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开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关键历史时刻,也就是说,标志着俄语诗歌的诞生和成长。只不过在这部史诗写成后不久,古代罗斯被蒙古-鞑靼人统治了两个世纪,之后又有长达数世纪的中世纪“神学专制”,俄国文学因此再也没有出现,或者说没能留存诸如《伊戈尔远征记》这样的文学经典。也正因为如此,《伊戈尔远征记》在18世纪末的发现便愈显珍贵,它不仅佐证了俄国文学的辉煌过去,更成为当时俄国作家和文人们借以驶向世界文学海洋的

① 参见 Victor Terras, ed., *Handbook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25, 427。

② [俄]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1~22页。

③ 参见 Vladimir E. Alexanderov, ed.,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661。

一艘宝船。《伊戈尔远征记》的广为人知，是在1800年校勘本面世之后，1800年为这部史诗的再生之日，而在此之前一年，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在莫斯科诞生。这两个不约而同的“诞生”意味深长，富有象征意义。在《伊戈尔远征记》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的19世纪前二三十年，正是俄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期，是俄国文学由古典主义时期向19世纪的黄金时代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伊戈尔远征记》受到包括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希金等在内的那一时代几乎所有大作家、大批评家和大诗人的重视，这实非偶然，他们自然会把这部杰作当作建造俄国现代文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自彼时起，《伊戈尔远征记》与俄国文学一同成长，一起发展，它是俄国文学崛起的动力之一，也是后世俄国作家和诗人们进行创作时不断观照的一个互文对象、一个“元文本”，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中有着持久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我们试以它在俄语诗歌中的作用轨迹为例说明这一点。

《伊戈尔远征记》的发现不仅令俄国历史学家大喜，也立即引起俄国文学家的关注。同时身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卡拉姆津，就是最先被穆辛-普希金邀去辨识抄本的少数几位专家之一。在穆辛-普希金的抄本公开发表之前，俄国古典主义诗人赫拉斯科夫即已在其长诗《弗拉基米尔》（1797年）中提及《伊戈尔远征记》。俄国古典主义诗歌像所有古典主义文学一样，思古和怀古是主要母题之一，《伊戈尔远征记》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它被发现这一事件本身，自然会成为俄国古典主义诗人的吟诵对象。《伊戈尔远征记》被发现的时刻，正值俄国文学中的前浪漫主义（предромантизм）和浪漫主义（романтизм）的酝酿时期，这部长诗中悲喜交加的情绪、瑰丽壮美的自然描写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等，都为浪漫主义诗歌输入了强大的诗歌能量。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之一茹科夫斯基亲自动手，完成了《伊戈尔远征记》的第一个现代俄语译本。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诗人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发掘出“公民诗歌”的主题，并在创作中加以继承和发扬。《伊戈尔远征记》中仅被偶然提及的古代罗斯抒情诗人鲍扬（Боян），却成了俄国浪漫主义时期诗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诗人形象、重要的灵感源泉，甚至成为“整个俄国诗歌的源头”。<sup>①</sup>《伊戈尔远征记》中的主题、形象、语汇和调性等大量进入后世诗歌，为一次又一次俄语诗人所借鉴、仿效和发挥，对于俄国诗歌在19世纪黄金时代的成熟产生了重要作用。到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伊戈尔远征记》作为一个本身就具有“现代感”的诗歌文本，又成为当时不同诗歌流派诗人竞相诉诸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出

<sup>①</sup> 参见 Сазонова Л. И.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ХХ века // Сост. Л. И. Сазонов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800 лет*.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462.

现多种新译和改编。这一时期的大诗人,如勃留索夫、勃洛克、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巴里蒙特、沃罗申、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其诗作中都曾出现“远征记主题”,甚至是直接的引句,如勃洛克的《库利科沃古战场》、曼德尔施塔姆的《斯坦斯》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波浪》等诗作。茨维塔耶娃1926年在一份调查问卷上回答“什么是您最喜爱的书”的问题时写道,她在死后希望与三本书一同被焚化,即《尼伯龙根之歌》、《伊利亚特》和《伊戈尔远征记》。她写有多首与《伊戈尔远征记》相关的诗作,如《雅罗斯拉夫娜的哭泣》(1920年)、《可汗的俘虏》(1921年)等。在20世纪,《伊戈尔远征记》的旋律依然贯穿在俄语诗歌中。卫国战争期间,以抵抗外来侵略为主题的《伊戈尔远征记》自然会赢得更为广泛的阅读和阐释,诗人扎博洛茨基还在战时完成了这部史诗的现代重译。在战后陆续兴起的“高声派诗歌”和“细语派诗歌”运动中,《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政治呼唤和抒情哭诉又分别获得了创新性的继承。到了以布罗茨基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期俄语诗歌的“青铜时代”,新一代诗人同样钟情于这部古代诗歌经典,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而言,《伊戈尔远征记》依然是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在布罗茨基的诗作中,《伊戈尔远征记》中的形象不断出现,如《我知道这阵吹向草地的风》(1975年)、《牧歌》(1980年)和《演出》(1986年)等诗。出生于1970年的当代俄语诗人阿梅林(M. Амелин),自觉对接古代诗歌遗产,他不仅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罗马诗歌,还动笔新译《伊戈尔远征记》,他在诗歌写作中也有意模仿古代诗歌的格律形式,使用一些具有古风韵味的句式和词语,他的诗歌创作方法因此又被称为“古典主义的后现代主义”(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在被发现后的200余年间,《伊戈尔远征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俄语诗人,或为他们提供各种诗歌资源,或成为他们诗歌抒情的客体,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俄语诗歌发展史的始终。

#### 四、一把开启俄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伊戈尔远征记》被视为古代俄国文学中一座孤独的灯塔、俄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孤儿。普希金曾感慨“《伊戈尔远征记》就像一座孤独的纪念碑,耸立于我们古代文学的荒原。”<sup>①</sup>然而,这究竟是自普希金时代至今大多数人所想象出的文学景象,还是《伊戈尔远征记》产生年代的历史真实呢?在利哈乔夫看来,《伊戈尔远征记》这一文学孤例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其实

<sup>①</sup>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Т. 2. М.: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58. С. 307.

能折射出古代罗斯文化的辉煌存在。在《〈伊戈尔远征记〉及其时代的文化》一书中,利哈乔夫自若干独特角度给出了较为有力的政论“蒙古统治之前的罗斯文化是高水平的,精致的。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伊戈尔远征记》并非一座孤独、例外的纪念碑。”<sup>①</sup>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提及的诗人鲍扬,就不见有作品传世,可见当时有许多文学作品均未能留存下来;基辅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拜占庭、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捷克、莫尔多维亚、波兰等交往很多,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化之影响和渗透;12世纪留存下来的大量教堂建筑、语言、民歌和民间工艺等,也足以证明古代罗斯文化已相当发达,文学不可能独自置身于整个文化的发展潮流之外。“《伊戈尔远征记》是一株生长了数百年的橡树,一株树干强壮、枝繁叶茂的橡树,它的枝干与19、20世纪俄国诗歌大花园里其他繁茂树木的根部紧密相连,它的根则深深扎入俄国的土壤。”<sup>②</sup>利哈乔夫以对俄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著称,更以对俄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高水准存在及其欧洲属性的论证而彪炳俄国学术界,他对《伊戈尔远征记》的研究目的就是彰显俄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辉煌,这反过来也说明,《伊戈尔远征记》对于俄国文化而言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有无这样一部作品,俄国古代文化的整体呈现就会完全两样。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学和文化之产物的《伊戈尔远征记》,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了古代罗斯的文化大厦,论证着俄国作为一个欧洲文明古国的身份。《伊戈尔远征记》就像俄国学者们捡到的一把金钥匙,他们用它打开了俄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宝库。

《伊戈尔远征记》受到历代俄国人的推崇和爱戴,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部史诗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征、所蕴含的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伊戈尔远征记》被发现之后,世代俄罗斯读者一定能从中读出他们先民的某些气质和精神,比如开疆拓土的尚武精神、面对大自然的泛神论态度、俄罗斯女性的忠贞和善良气质,以及对包括战败在内的悲剧命运的深刻体验等。《伊戈尔远征记》所表现出的这些心理特征,可能就是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性格基因,就这一意义而言,《伊戈尔远征记》是高度民族性的。别林斯基在谈及《伊戈尔远征记》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其民族性,他在论民族诗歌的文章中写道“任何民族的诗歌均处在与其历史的紧密关联中:诗歌和历史中均同样包含民族的隐秘心理,因此其历史可用诗歌来解释,其诗歌亦可用

①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куль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Л.: Худож. лит.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5. С. 3.

②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куль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Л.: Худож. лит.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5. С. 4.

历史来解释。”他这样评价《伊戈尔远征记》：“这是斯拉夫民族诗歌一朵美丽、芬芳的花朵，值得关注、铭记和爱戴。”<sup>①</sup>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才有自觉的文学；而高度自觉的文学，又会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巨大作用。文学作品，尤其是民族形成时期的文学经典，从来都是构建民族身份认同和想象共同体的首要工具，《伊戈尔远征记》更不例外。在《伊戈尔远征记》中贯穿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在1856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概括《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sup>②</sup>为突出这一主题，《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特意选取古代罗斯王公一场失败的征战作为描写对象，因为“失败主题在当时与召唤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即召唤改变做法，捍卫俄罗斯土地”。<sup>③</sup>写失利而非胜利，旨在唤起俄罗斯族人的悲情和勇气。为达到这一目的，史诗作者既歌颂了伊戈尔的勇敢无畏，也谴责了他的擅自妄为，既歌颂了古代罗斯的辉煌胜利，也为各罗斯公国间的不和与内讧而扼腕叹息。《伊戈尔远征记》中由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道出的“含泪的金言”，就是这部史诗爱国主义主题的最集中表达。大公向伊戈尔发出指责，也向四面八方的诸侯发出呼吁，呼吁他们团结一致，重现祖先的辉煌，重塑罗斯的强大。不难想象，这样一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史诗作品，一定会在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要节点上发挥强大的作用。1812年的卫国战争就提升了《伊戈尔远征记》的社会地位，它从此被解读成一部爱国主义诗篇。在此之后，“每当国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文学中便会重新出现对《伊戈尔远征记》的兴趣，民族意识、人民的记忆和文化便会立即将它映照”。<sup>④</sup>

《伊戈尔远征记》在俄国文化中的意义，还在于它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自1800年起《伊戈尔远征记》进入俄国受众视野之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对象的音乐、戏剧、绘画等作品就层出不穷。1871年，俄国作曲家鲍罗丁开始创作取材于《伊戈尔远征记》的“史诗歌剧”《伊戈尔王子》，这部歌剧最终由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续作完成，成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之作之一。此后，根据《伊戈尔远征记》改编的歌剧、舞剧和音乐作品层出不穷，其中许多作品成为常演不衰的名作，如

① Статьи о народной поэзии, Статья III. //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 Т. 5. М.: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54. С. 328, 33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③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куль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Л.: Худож. лит.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5. С. 10.

④ Сазонова Л. И.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ХХ века // Сост. Л. И. Сазонов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800 лет.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465.

季先科(Б. Тищенко)的芭蕾舞剧《雅罗斯拉夫娜》、扬钦科(О. Янченко)的第四交响乐《伊戈尔远征记》等。《伊戈尔远征记》的各种版本常配有插图,许多插图都成为美术史上的名作,如法沃尔斯基(В. Фаворский)的铜板木刻画。以《伊戈尔远征记》为题材进行油画创作的画家为数甚众,如瓦斯涅佐夫(В. Васнецов)、列里赫(Н. Рерих)、比利宾(И. Билибин)、科布拉泽(С. Кобуладзе)、谢罗夫(В. Серов)、比斯季(Д. Бисти)、纳扎鲁克(В. Назарук)等,他们笔下此类题材的画作,有许多都被世界各地著名美术馆永久收藏。苏联时期发行过《伊戈尔远征记》的邮票和钱币,在《伊戈尔远征记》手稿被发现的修道院成立了国立《伊戈尔远征记》博物馆,每逢《伊戈尔远征记》成书年代或初版年代的整数纪念日,俄罗斯都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如198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伊戈尔远征记》成书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俄罗斯出版了一套五卷本《〈伊戈尔远征记〉百科全书》。<sup>①</sup>不难看出,《伊戈尔远征记》早已成为俄国首屈一指的文化符号、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它在俄罗斯文化中享有的重要地位,是俄国社会中“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的又一例证。

自1790年代被发现以来,围绕《伊戈尔远征记》真伪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及对这部古代史诗的现代翻译和阐释,始终是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逐渐形成的“远征记学”,不仅记录下《伊戈尔远征记》与俄国文学史和俄国文化史的互文性关系,也凸显了这部史诗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伊戈尔远征记》作为俄国文学中的“元文本”和“源文本”,对它之后的俄国历代文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几乎所有后世俄国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这部史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再通过文学扩散、辐射至文化和艺术的其他领域,更使得这部古代罗斯的文学经典成了俄国文化中的不朽丰碑。

(责任编辑:陈华积)

<sup>①</sup> Отв. ред. Творогов О. 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В 5 т.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in-depth between law and technology , the path of developing special law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sources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advocated. However , it's necessary to deal properly with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s of general law and special law , and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s and restrictions of application of special law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Keywords】 cyber accomplice; independency of illegality; reine Verursachungstheorie; special law

###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in Russi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text

Liu Wenfei

【Abstract】 Since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 the ancient Rus' heroic epic , was discovered in the 1790s , its authenticity has sometimes aroused fierce debates in academic circles both in and outside Russia. The continuous debate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a special study of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 but also expanded the world influence of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As the “meta-text” and “source-text” in Russian literature ,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has exerted a lasti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lmost every generation of Russian writer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epic more or less. And such influence has spread widely through literary to other cultural and artistic areas and finally makes this ancient literature classic an immortal monument of Russian culture. Seeing this 12th century's heroic epic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one could summarize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action with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valuate the great historical role it plays in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Russian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Russian literature; ancient Rus; the study of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